

流年

Liunian

弱水檀香◎著

一切皆梦幻泡影
纵此刻在怀，瞬间灰飞烟灭
然则生有何欢——惟情之浓烈
可堪以生生世世如精卫填之





流年

Liunian

弱水檀香◎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

ISBN 7-80187-802-7 定价：18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年 / 弱水檀香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5. 9

ISBN 7-80187-895-7

I. 流... II. 弱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08583号

流年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工作室

作 者: 弱水檀香

责任编辑: 吕晖 杨雪春

封面设计: 小贾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+ 86 10 68995424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+ 86 10 68995968 68998733 (传真)

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市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x1230 1/32 字数: 100千 印张: 8.25

版次: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87-895-7/I · 281

定价: 1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录

CONTENTS

流年
Lianian

1

钩弋
Gouyi

227



流年

Liunian

流光容易把人抛，
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……

引子 yinzi

这是在某年春天。没有风。万物静寂。常年静。我来这世上已经千年。

即如春风拂面，我也几乎失去感觉。大抵猜中无论是谁，千年如一日经历寒暑，也便惯了。——故我也只是当这春天如同昨天。

但精卫偏不。这小妮子仍一派惊喜，吱哇乱叫，好像八百年来首次遭逢三月。

三月的江南，草长莺飞。

御风而行的，还有精卫。

精卫是我的徒弟，八百年前从一处高枝跌下。她的母亲被流矢射中，扑腾挣扎之际，将精卫自高处掀下，自己亦尸身横挂树梢。

那时我不过两百岁。任侠仗气，好管江湖事，恰从那棵老银杏下经过，伸手便接住了精卫。



精卫生得可爱：纹首、白喙、赤足。

远古时代，有关于这鸟儿的故事：

炎帝最钟爱的幼女女娃，贪于嬉戏，无所不至。

一日游于东海，溺而不返。

湮于海水的女娃后化为发鸠山上精卫鸟。

精卫憎东海淹没自己，日日衔石填之。

东海之大，不知几万里。

——精卫此举不自量力，其实是只不觉悟的鸟儿。

我不喜生灵愚昧。

但那痴鸟状貌正与我掌间之物相同。

我因此唤这鸟儿“精卫”。

我要她跟随我修炼，出离悲欢。

精卫初生，尚不懂何谓生死。

柔弱幼体触我掌心时，才算初次睁眼看世界。

待她稍长，我便教她唤我师父，在洞中每日修炼，令
禁越雷池一步。

故精卫八百年来，只知世上有师徒，未晓其他。

更不知她的命得自我一双掌中。

精卫从前仅是只鸟。

现已修行有得，懂得五百种变化。

每天不同，连我亦不清楚她今天会是什么。

五百年前，精卫第一次学会变化，曾让我激动得老泪纵横。

因我毕生只收得这一徒。

徒弟有成，自然老怀大慰。

那次精卫是变作了一块石头。

以后的五百年间，精卫一年练就一种变化。

我也习以为常，再不动容。

直到昨天，她突然学会变人。

变人也不稀奇，可怕的是她变作了我。

当然是一千年前的我。

那时我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。

生得美若天仙。

但我早就立誓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

从前种种，只有在梦中反侧时，形象随梦境无意变化。

大概精卫这小妮子就是看到我在梦中变化，竟记住了我的凡身模样。

故此一变至此。

精卫仿佛很喜欢人的样子，所以今天她又变成了我，



嘻嘻哈哈享受阳光。

洞里的阳光也很充足，故我总是用那块芭蕉叶裹住自己。

无论如何，我是不能晒到阳光的。

“师父你为什么白天要变成芭蕉叶？”

那是五百年前精卫变成石头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

她以为我跟她一样天真，喜欢芭蕉叶的造型，所以天天做芭蕉。

那时精卫一边问，一边在洞中走来走去。

棱角到处，硌得伊生疼。

小妮子也不为意，只是傻乐。

我无法告诉精卫一千年前的事情，她才八百岁，太年幼。

而且她也并不是人。

但这恰恰是精卫的幸福。

生而为人，真乃生命最大报复。

“师父，我这个样子就是人么？人的嘴为什么这么短？”

精卫很兴奋，对着自己的化身好一阵琢磨。

我看见千年前的自己，也感到奇怪，“这就是那时的我怎么？”

我已经快忘记了。

想必那个说永远记得我也早已忘记。

啊！那个人！

我的心脏突然被什么扯了一下。

我吃了一惊，差点从芭蕉叶里飘出来。

一千年了，我心如止水，哪里还会起波澜？

今天竟然痛了一下。

我有些惊惶失措。

定定神，把一时散失的魂魄收了回来。

“师父，人没有翅膀能不能飞？”

我被精卫的吵闹打断了思绪。

我有些好笑。

精卫毕竟是鸟，觉得能飞是最快活的事。

如同愚昧世人，以为做人便了不起。

但鸟儿自负，犹谓可爱。

人类自负，却无不误人误己。

“你修炼如斯久，已习得五百种变化，无翅自飞算什么难事？”

“真的？”

精卫想了想，嫣然一笑。



霎时，薄如蝉翼的长袖漫天飞舞。

美丽非凡。

我觉得自己的心脏又被扯了一下。

还好我反应及时，只在芭蕉叶里悄悄打了个滚而已。

我收拾自己，不理精卫的欢天喜地，蜷缩在芭蕉叶里，
独自去求一个饱睡。

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，不提也罢！

精卫思凡 *jingweisifan*

今晨醒来总有奇怪的感觉。

感觉——很多年来我都没有了。

避世这洞中，流年如弹指，我已忘却生死事。

更遑论感觉。

闭着眼睛想了想也没个究竟。

左右望望，精卫不在眼前。

难道她又在玩变化了？

变化？变我？

我叹口气。

小鸟真是奇怪：自小长于世外，却对尘世有覬覦之心。

做人有什么好？

不如做一只精卫鸟来得畅快！

一念至此，我幻成一缕轻烟，在洞里飞旋。

做人负累重重，怎能轻盈如风？

“师父！”



精卫施施然出现。

今天精卫并没有变人，她化成叹息半停在空中。

我对人类的情绪已不敏感。

难怪我没有看见她。

叹息，也是精卫从前的最爱。

她说一日曾见我于梦中幻化。

——那必是我修炼未纯，不禁梦到生前事。

生前，我也曾不幸为人，做尽沉沦悲欢的勾当。

执着必消散的一切，焉能不徒留歉歉？

否则——

以我今时之力，无爱无欲何来叹息？

但精卫不知人间疾苦，磨我半天，非要学习这种无意义的变化。

我因想她不过留恋形式的美，一时大意竟传授给她。

害我好一阵子不得不每天听幼童叹息。

好在精卫天真无邪，囫囵吞枣的叹息超凡脱俗。

倒也有趣。

只是我在梦中更为警醒，不想坏了自己的修为。

但今日，精卫的叹息变得不同。

她的叹息不再虚幻，竟似有生命一般鲜活。

那叹息里竟有了人的气息。

我顿时明白过来：

一只鸟，竟有了人的叹息。

坏了。

在空中良久，精卫似在思索什么。

只见那叹息色彩斑斓，变化不定。

任谁一见都知有古怪。

小小妮子，身为只鸟，懂甚悲喜，何来幻想？

除非变了人……

呀，变人！

我颇有些担心起来。

“唉”，精卫又轻哼一声。

且在我眼前飘来飘去。

我故意不理睬她，一任自己轻烟化身缥缈不定。

“师父！”精卫终于忍不住，欲言又止。

我知她想说什么，但故意同她顾左右而言他。

“精卫，今日做甚不修炼？”

“师父，除了修炼，我们还可做甚啊？”

这小妮子厉害，一语中的。



除了修炼，自然可以做很多别的事。

比如看春天蓓蕾初放，冬夜雪花飞舞。

比如濯清流、浴乎沂、风乎舞雩、咏而归。

比如跟有情人做快乐事……

啊，有情人。

“师父，你怎的了？”

嗯……我闻言一惊。

回首见精卫狼狈躲避，方知自己刚才想到呆住，竟然
烟尘漫空穿行。

魂魄行处，几将精卫攫住。

我略一定神。

都是精卫不好，好好的修行不事，学什么人的叹息。

令我恍惚激动，千年修行几近无用，简直要堕落成入。

成人是不好的。

时刻心意陡转，一点定性都无，或悲或喜其实全无意
义。

我因暗下决心，决不能让精卫成人——那没有意趣的
人。

做鸟多好，想飞就飞。

主意既定，我便同精卫略做开解。

“精卫，除去修炼，你还想做甚？”

精卫自半空悠悠飘落，“师父，做人同做鸟是否不同？”

“自然不同。做人无翅，不能飞翔。”

我想诱精卫安分守己，高高兴兴做鸟。

“若我做人就能飞。”精卫兴奋。

伊念头到处，已再化身为人。

那分明是我从前音容，明眸皓齿，语笑嫣然。

好一个窈窕女子！

然也不过一凡人而已。

凡人便有凡人的不足，陷于无知爱恨，苦苦纠缠。

不但苦不堪言，还愚昧到以此为荣。

至于如花容颜——

再姿容出众，也不过红粉骷髅。

又有何用？

也许更加受折磨。

还是继续教导精卫：

“你无非中意飞翔，那是你本能，又何苦冤枉做人？”

“但做人是这样的美丽……”精卫期期艾艾。

我愕然。

精卫数百年困身此尘外古洞，如何有了美丑之想？

